

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七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七

起丙午魏齊魏明高武高祖宋明安始元二年凡十八年

宋恭始二年魏顯祖魏齊魏明高武高祖宋明安始元二年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

獻文帝弘天安元年魏顯祖仁討江州晉安王子勛遂稱帝二徐司豫青

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

軍事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為尋

陽太守將兵屯虎檻玄謨前鋒十軍繼至每

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眾

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

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

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

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顛為

僕射張悅為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

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龐孟

蚪兵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

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舉兵應之宋主

以庾業代延熙業至反與之合使孔瑛慰勞

會稽瑛至反說使附尋陽益州刺史蕭惠開

亦謂將佐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

丙午

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唐才

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官省若繩
之以灑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
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
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武司
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以
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
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為之奈何
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
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
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卜
之言耳宋主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
家以招之使垣榮祖說薛安都安都曰我不
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
天下雷同正速死耳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
將為宋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赴建康宋主遣

宋主遣

史殷孝祖之甥荀僧韶說孝祖入朝孝祖委

妻

子

史殷孝祖之甥荀僧韶說孝祖入朝孝祖委
妻于於瑕丘帥文武二千人即日還建康時
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所領皆儉楚
壯士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
檻初宋主遣畢眾敬詣兗州募人至是薛安
都以眾敬行兗州事使殺孝祖諸子州境皆
附之唯東平太守宋分兵討豫州會稽宋主
申纂據無鹽不從
兵出頓中堂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
劉勳呂安國等軍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沈
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討孔覲時將士多東
方人父兄子弟多已附覲宋主因送軍諭之
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
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眾於是大
悅凡叛人親黨在
建康者居職如故
宋太后路氏殂太后置酒進

毒宋主知之即以其二月宋臺軍克義興

厄上壽是日太后殂其

遣其將軍晉陵部陳甚盛沈懷明等不敢進

咸勸巴陵王休若退保破岡休若宣令敢言

退者斬衆乃小定殿中御史吳喜請於宋主

願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宋主簡羽林勇士

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

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

旅勇決習戰若能任之必有成績乃遣之喜

性寬厚數使東吳人並懷之及聞其來皆望

風降散至國山遇東軍擊破之斬其將進逼

義興劉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圍與

相持度業於民塘築城與延熙相應會宋主

復遣督護任農夫至業城未合攻破走之收

其舡仗向義興助喜攻郡克魏丞相太原王

之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

乙渾謀反伏誅太后稱制

馮太后收渾誅之遂臨朝稱制引中書

令高允侍郎高閭將軍賈秀共參大政

宋臺

軍克晉陵吳興吳郡

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東軍五城相連

一城未固道隆謂諸將曰此城未固可以藉

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乃帥所領急攻拔之

斬其將乘勝進擊東軍散走遂克晉陵孔瑛

宋以蔡興宗為僕射褚淵

為吏部尚書○宋臺軍克會稽

稽破其兵取西陵斬庾業上虞令王晏起兵
攻郡孔覲出走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封府庫
以待喜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縱兵大
掠獲孔璪及覲殺璪謂覲曰此事孔璪所為
無預卿事可作首辭當為申上覲曰江東處
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汙便是君輩行意耳乃
并斬之顧璪等詣喜歸罪喜皆
宥之送子房建康貶松滋侯
三月宋臺軍

敗于赭圻殷孝祖死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

大破之鄧琬鄒閻貪吝賣官鬻爵販賣飲博

士民忿怨中外離心琬遣孫冲之帥薛常寶

等萬人為前鋒據赭圻冲之啓子勛曰舟楫

已辦器械亦整便欲泐流直取白下願速遣

衆軍兼行相接子勛乃以陶亮統五州兵合

二萬人下亮不敢進屯軍鵲洲殷孝祖負其

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親屬在南者悉欲推

治由是入情乖離沈攸之之內撫將士外諧羣

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

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自標

若此若以十人射之欲不斃得乎及攻赭圻

孝祖果中流矢而死人情震駭並謂攸之當

代為統督時休仁遣江方興等赴赭圻攸之

以為孝祖既死明日不攻則示之以弱方興

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

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事之濟否唯在明

且一戰不捷則大事去矣諸人或謂吾應為

統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齟相推但當相

與戮力耳方興甚悅許諾諸軍主或尤攸之

攸之曰吾本欲共濟艱難以安國活家豈計

名位之外降而自措同異哉明日方興帥諸

道鑑綱目卷二十七 四 漢

軍進戰大破南軍拔湖白二城詔以收之督
前鋒陶亮大懼召冲之還鵠尾留薛常寶守
赭圻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補
官有差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
其豐儉吊死問傷身親隱恤故十萬之衆莫
有離心鄧琬遣劉胡帥衆十餘萬屯鵠尾胡
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參軍
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
不顧吳喜亦帥所領五千
宋斷新錢專用古
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

錢○夏四月宋臺軍拔赭圻沈收之帥諸軍

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米繫流查及舡
腹而覆之順風流下以餉常寶收之疑有異
遣人取之大得囊米胡又陸運餉之收之邀
擊胡被劄走常寶惶懼走還收之遂拔赭圻

道鑑綱目卷三十一

建安王休仁進屯之胡等兵猶盛宋主遣赭
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板
不能供始五月宋臺軍圍壽陽督諸將據宛

唐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使不受節度
劉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與倫不

可順不能獨進乃止勔營既立不可復攻因
相持守順等糧盡琰將杜叔寶載米餉之呂

安國曰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所賴
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米至難可復

圖今可開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
將不戰而走矣勔以為然以疲弱守營簡精

兵千人配安國使從間道抄之斬其前行五
百人叔寶棄米走五月順衆潰走於是勔鼓

行向壽陽與諸軍分營城外諸山宋主遣人
賁詔宥琰罪琰與叔寶欲降而衆心不一復

嬰城固可秋七月宋以楊僧嗣為武都王初武都

和棄國奔魏其從弟僧嗣自立屯葭蘆費欣

壽至巴東巴東人斬之阻守三峽蕭惠開復

遣兵出梁州僧嗣帥羣氏斷其道間八月宋

使以開宋主乃以僧嗣為武都王

陽以為都督顛性怯橈在軍中不戎服談義

賦詩不撫諸將劉胡以南運未至就顛借米

顛又不許由此大失人心與臺軍相拒於濃

湖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

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

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

遑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

夫大軍不遠下臨洄狀船必泊岸又有橫浦

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

莫出於此沈攸之以為然乃選戰士七千輕

舸二百配之興世沂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

劉胡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六 左

人錢溪已平衆懼收之日若然萬人中應有一

攻與世未至顛遽追之城乃得立胡還傳唱

固命收之等攻湖以分胡兵執胡果欲更

軍中不得妄動捷報尋至攸之以所獲耳鼻示濃湖顛大駭懼八月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與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開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乃託疾不進遣百舸攻興世興世擊破走之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艱塞當如此何胡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為城規欲突過至貴口不敢進與世遣兵擊而虜之進逼胡營胡不能制遂遁去顛亦老休仁勒兵入其營納降卒十萬顛至鵲頭為人所殺鄧琬憂惶無計張悅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以索酒為約琬至悅問計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以求活耶因呼酒伏發

魏

通鑑綱目卷之七

七

史

斬琬單舸齋首詣休仁降蔡那之子繫尋陽作部脫鎖入城囚子勛攸之諸軍至斬之傳首建康時年十一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眾乃服蔡興宗之先見休仁入尋陽遣吳喜等向荆郢雍湘豫章平餘寇劉胡逃至石城捕得斬之

九月魏立郡學

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真從高允之請也

冬十

月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

宋主既誅子勛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建安王休仁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

于魏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梁州柳元怙兖州

奇並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

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

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

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垂

地險兵疆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

為朝廷盱食之憂宋主不從謂蕭道成曰吾

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獪

有餘以此兵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懼

而叛常珍奇亦以懸宋主立其子昱為太子

甄降魏皆請兵自救宋主立其子昱為太子

宋主無子嘗以官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

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

中生男則殺其母魏將軍尉元救彭城入懸

而使寵姬母之魏將軍尉元救彭城入懸

甄宋兖州刺史畢眾敬降魏師魏遣將軍尉

救彭城西河公石救懸甄宋兖州刺史申纂

守無鹽詐降於元元受而陰為之備及師至

纂果閉門拒之畢眾敬以子為建康所誅亦

降於魏元遣將先據其城遂長驅而進西河

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出迎石未即入城博士

鄭羲曰珍奇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據有

府庫制其腹心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

羲曰觀珍奇色甚不平不可不備石乃嚴兵

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

備而止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奔

魏遣建安王陸敵宣慰民有陷軍宋豫州平

為奴婢者敵悉免之新民乃悅

劉勔圍壽陽戰無不捷以寬厚得衆心尋陽

既平宋主使中書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叛

丁未

丁未

亂既定是琰思過之日宜賜手詔以慰引之
 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之非所以速清方難
 也。不從琰果疑勸之詐欲降於魏主簿夏侯
 詳曰前日之舉本效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
 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
 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
 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勸曰
 城中士民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
 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勸許諾琰
 乃出降勸悉加慰撫不戮一人約勒將士秋
 毫無犯壽陽人大悅魏軍將去

宋益州平
 蕭惠
 至聞琰已降乃掠義陽而去

益州多任刑誅諸郡叛之合兵圍成都聞尋
 陽已平爭欲屠城宋王遣其弟惠基使成都
 赦惠開惠開乃降城宋王遣其弟惠基使成都
 問以舉兵狀對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宋

主釋
 之
 道鑑綱目卷三十一
 七

宋僑立兗徐青冀州
 兗州治淮陰徐州
 離青冀治鬱

洲洲在海中周數百里累石為城
 高八九尺虛置郡縣荒民無幾

魏取彭城

宋張永沈攸之遣李璩與安都先入城收管籥別
 都出迎元遣李璩與安都先入城收管籥別

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其
 夜張永攻之不克元不禮於安都安都悔降

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乃重賂元等元使
 璩與安都守彭城自將擊張永絕其糧道

宋泰始三年春正月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
 魏皇興元年

州淮西地
 宋張永等棄城夜走會天大雪士
 卒凍死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

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
 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委棄資械

不勝計宋主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
卿甚亦及彼之皆坐殿還屯淮陰宋由是失
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裴子野曰太宗
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而能開誠布款以
致平定既乃賈其餘勇師出無名而長淮以
北倏忽為戎矣若以向之虛懷不矜不伐則
三叛奚為魏東平王道符反長安伏誅○宋
而起哉

青冀州平

初尋陽既平宋主遣沈文秀弟文
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將軍劉懷

珍將兵三千與之借行進據胸城會文秀攻
青州刺史明僧暲之眾心兇懼欲保郁洲
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計齊之士民
安肯甘心左社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
城可飛書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為沮撓乎
遂進送文炳入城文秀猶不降眾謂宜且堅

壁伺隙

道固亦降

魏將軍

慕容白

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百騎襲其城
拔之文秀請降冀州刺史崔魏將軍慕容白
道固亦降宋主皆復其位

曜侵宋青州取四城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
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時申纂守

無鹽劉休賓守梁鄒房崇吉守并城張讜守
團城與肥城糜溝垣苗皆不附魏遣將軍
長孫陵慕容容白曜等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
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且遽進
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
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進攻
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為軍賞範曰
齊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

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執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諭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成一旬

宋以蔡興宗為郢州刺史

史○魏取升城宋房崇吉守升城勝兵不過

攻之三月乃克忿其不降欲盡阮之參軍事韓麒麟諫曰如此則自此以東諸城皆人自為守不可攻矣白曜乃止崇吉脫身走其母及申纂妻與魏濟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疎遠及為魏所虜度世奉事甚恭贍給優厚度世閨門之內和而有禮百口怡怡豐

謹 道鑑綱目卷二十一 十一 友

儉同之○宋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請兵於魏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疆則拒戰屈則道去今無朝夕之急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視下色愧語煩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表言彭城宋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則宋人不敢窺淮北矣且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皆要地今先平之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不然則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徼倖之心巨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則淮北自舉暫勞求逸矣若天雨旣降彼或運

糧益眾規為進取則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未可猝拔也○宋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間詐之曰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其喜請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攸之謂曰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即皆假以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往來也自是不復至攸之乃宋以使軍主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

袁粲為僕射○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攸之

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

之以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疆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

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胸山道成以為戍主胸山

四五
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十三

濱海孤絕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欲

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

卿等可亟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破虜湏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

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垣榮祖亦自彭城奔胸

山遂依蕭道成於淮陰劉僧副將部魏作大曲二千人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魏人拒擊宋師走之萬斤黃金六百斤

遂取下邳魏尉元遣兵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膝行者還之

以沮其氣宋主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不及攸之至雖清口魏兵擊之眾潰還走淮陰

六

戊申

委資械以萬計尉元以書諭宋徐州刺史王

玄載玄載棄下邳走魏以辛紹先為太守紹

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教民治生禦寇而已

由是下邳安之宋宿豫成將淮陽太守皆棄

城走慕容白曜進屯遐丘宋將軍房夔壽襲

據磐陽以降白曜表韓麒麟與夔壽對為冀

州刺史白曜引兵攻崔道周於歷城不下攻

沈文秀於東陽文秀請降魏兵入城暴掠文

秀悔怒拒守魏主始親政事魏主李夫人生

擊魏兵破之魏主始親政事魏主李夫人生

撫養之遂還政於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

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於是魏之牧

守始有以廉絜著聞者冬十月宋以金贖義陽王昶于

魏宋主遣使以金千兩贖義陽王昶于魏魏

人不許使昶與宋主書為兄弟之儀上責

其不稱曰不答魏主復使昶與宋主書昶曰

日本或兄未經為曰若改前書專為二敬若

聖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一三一

蘇

或不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十二月常珍

奇復歸于宋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二心劉

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

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魏人攻之珍奇奔壽

陽

宋泰始四年春正月魏侵宋宋豫州刺史劉

勳擊却之斬其將闕于拔魏侵宋武津宋劉

于都公闕于拔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

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勳勳上言元友稱

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目以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今春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元嘉以來儉荒遠人多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軍退便抄截蠡起此前後所見明驗

宋東徐兖州降魏魏以

尉元為徐州刺史

魏尉元遣使說宋東徐州刺史張讜讜以團城降魏

魏以高閭與讜對為刺史元又說宋兖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相訢降之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鎮彭城召薛安都畢衆敬入朝以客禮待之封侯賜第資給甚厚

二月魏拔宋歷城

崔道固出降

○宋車騎大將軍

魏

通鑑綱目卷七十一

十四

定

王玄謨卒○夏四月宋減民田租之半○宋

劉劭敗魏兵於許昌○魏以李惠為征南大

將軍馮熙為太傅

惠李夫人之父熙馮太后之兄也

秋七月

宋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冬十二月宋改

葬昭太后

義嘉之亂路太后暴殂既葬巫師復請發陵戮玄官為厭勝至是改

宋以阮佃夫為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

為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遂用事及宋主盡用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散騎侍郎楊暹長並參預政事權臣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納

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

次除官捉車人至中郎將馬士至負外郎

宋泰始五年

魏皇興三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

沈文秀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

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

衣冠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縛送慕容白曜

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且何拜之有白曜

還其衣為設饌鎖送平城魏主宥之待為下

客給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拜外都二月

下大夫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魏以慕容白曜為青州刺史白曜撫御有魏

立三等輸租灑除其雜調魏自天安以來比

六十五道鑑綱目卷二十七十一立

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

分為三等輸租之灑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

城中輸它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宋以太

尉廬江王禕為南豫州刺史

宋河東柳欣

尉廬江王禕禕帝兄而帝輕之以孝武謂之

驢王徙封廬江禕街之遂與欣慰通謀事覺

詔降禕車騎將軍出鎮宣城潰腹誅夏五月魏

心揚運長領兵防衛欣慰等伏誅

置僧祇佛圖戶魏徙青齊民於平城桑乾立

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
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
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
供諸寺掃洒並許之於是僧祇寺戶徧於州

鎮 六月魏立子宏為太子○宋主殺其兄廬

江王禕宋主又令有司奏禕忿懣有怨言冬

十月朔日食○十一月魏遣使如宋脩好自

信使 十二月宋以桂陽王休範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與宋主素相

友愛景和之世宋主賴其力以脫禍及恭始

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任揔

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宋主不悅休

仁悟其旨表解揚州 宋置三巴校尉先是三

宋主以休範代之 歲為抄暴故分荆益四郡立府於白帝以鎮

之 又以孫謙為巴東建平太守救募千人自

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

以為國費遂不受至郡開布恩信蠻獠翕然

懷之競餉金寶 宋臨海賊起臨海田流自稱

謙皆慰諭不受 鹽殺鄞令 東土大震

宋泰始六年 魏皇興四年 春正月宋定南郊明堂歲祀間

一年一祭南郊間 宋太子昱納妃江氏宋納太

百官皆獻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 魏擊吐

書宋主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 谷渾敗之○六月宋以王景文為僕射揚州

刺史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

庚戌

三十一 蜀鑑綱目卷二十七 十六

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
姊集而以此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
大恚遺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宋以南充
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如此

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復本任道成在

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
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

王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宋
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

立揔明觀置祭酒一人儒玄柔然侵魏魏主

自將擊敗之柔然侵魏魏主引羣臣議之僕

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不
繼不父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給事中張

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若鑿與親行必
望屨崩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

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魏主從之柔然大
敗乘勝逐北降斬數萬所獲馬仗不可勝計

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里時魏百官不給祿少
能以廉白自立者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

口酒一斛者死與者從坐有能糾告尚書以
下罪狀者以所糾官授之白澤諫曰昔周之

若使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闕
望忠臣懈節求事簡而民安不可得也請魏

依律令舊灋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止魏

殺其青州刺史慕容白曜初魏乙渾專政白

為憾宋討臨海賊平之

誅之

辛亥

宋恭始七年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延興元年春二月宋主殺其弟

晉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為南徐州刺史

初宋主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

如舊臣及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

有犯必戮左右忤意往往刻斷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繼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

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

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陽言落馬贈葬如禮既又忌寂之

勇健亦殺之建康民間訛言荆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為南徐州刺史

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日荆州帶甲十萬地方數千里土可

以臣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目妾飲泣而不敢辭乎休若

以白宋主魏西部敕勒叛討之不克○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宋主亦病與揚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又慮宋主晏駕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彌贊

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賫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

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

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决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

晉平刺王既死

運長等

彌贊

賫藥

賜死

誅鉏

兄弟

子孫

滅絕

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欵狎
艱難之中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

念之至不能自已
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
因流涕不自勝

為僕射
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
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

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着黃襪耳黃
羅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為不

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
秋七月宋主殺其弟
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

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
若休

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以休若和厚
能得物情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

慮不奉詔乃手書召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
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時宋主諸

評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十九

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材凡劣不見忌故得全
沈約曰太祖之於義康以訶訓之微行成滅

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
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

幼主孤立神器傾移履霜堅冰其所由來遠
矣裴子野曰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既迷

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
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姬煦

旁孽推誠嬖狎疾惡父兄前乘覆車後來并
纒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它人入室

將七廟絕祀曾莫懷甘心揃落晉武背文
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太祖棄初寧之誓

而登合殿者元凶禍福無門奚
宋主殺其豫
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州都督吳喜
初吳喜之討會稽也言於宋主
曰得諸賊帥皆即戮之既而生

送子房釋顧琛等宋主以新立功不問而心
街之至是以其多計數得人清恐其不能事
幼主乃召入賜死又詔劉劭等曰喜輕狡宋
萬端苟取物情非忘其功執不得已耳

以蕭道成爲散騎常侍
道成被徵所親以朝

行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
弱剪除諸弟何預它人今唯應遠發不且見

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
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

風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
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欲禪

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子推兄任城
王子雲對曰陛下隆太平臨四海豈得上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二十

違宗廟下棄兆民必欲遺棄塵務則皇太子
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若更授旁

支恐非先聖之意啓茲亂之心不可不慎也
太尉源賀尚書陸馥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

色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
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

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馥直臣
必能保吾子以爲太子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

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
魏主病癱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

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宏即位羣臣
奏曰漢高祖稱皇帝而尊其父爲太上皇明

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陛下猶
宜揔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徙居北

范崇光官采椽土皆國中與禪僧居之
冬十月

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

魏敕勒叛討破之

魏沃野統萬二鎮敕勒叛遣太尉源賀討之皆降追

擊餘黨俘獲甚衆詔賀督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

先乃罷賀以為往來疲勞不可支以請募諸

州鎮武健者三萬人築三城以處之使三時

務農冬則講武不從

宋人侵魏魏人擊却之

宋人侵魏

魏人擊却之宋主命琅

守垣崇祖經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魏人擊却之

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散騎侍郎虞

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

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

異容宋主甚拙而每與第一品王抗對

弈抗給曰皇帝飛棊臣不能斷宋主終不悟

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

所宜好也宋主怒甚以其舊臣優容之

宋泰豫元年春正月宋蠻酋相誕以沔北降

魏延興二年春正月宋蠻酋相誕以沔北八萬餘落降魏自

魏太陽蠻酋相誕擁沔北八萬餘落降魏自

壬子

齊

道鑑綱目卷三十一

二十一

中

走之○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景文

區處諸事皆得其所

二月柔然侵魏魏擊

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宋主不許詔報曰人

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

位不過執戟而權亢人主今表粲為令僕領

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以此居貴要當有致

憂競否夫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賁手敕并藥賜死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歛子內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中直兵焦度怒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作墨啓致謝飲藥而卒謚曰懿侯宋王又嘗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愔反既寤遣人就郡殺之

四月宋主或殂太子昱立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為司空褚

淵為護軍將軍劉劬為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荆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太子昱即位生十年

道鑑綱目卷二十七 二十二

宋以安成王準為揚州刺史準實桂陽王休範之子而太宗

己為秋七月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

事宋右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疆直不欲使居上流以為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興

宗辭不拜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攸之自以材略過人陰

畜異志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為名大發兵力部勒嚴整重賦歛以

繕器甲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羈留商榷蔽

亡命所部逃亡窮迫必得而後止舉錯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為政刻暴

或鞭撻士大夫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盜賊

屏息外八月宋中書監樂安公蔡興宗卒

謚曰

宣穆冬十月柔然侵魏魏擊走之○宋以劉秉

為僕射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褚引之宋以阮佃夫為

給事中佃夫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為郡袁

魏制小祀勿用牲魏有司奏諸祠祀一十七萬五千

五百太上惡其多殺詔自今非天地宗廟社稷皆勿用牲薦以酒脯

宋主昱元微元春正月魏詔守令勸農事除

盜賊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兩牛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

九二 三ノ五ト、 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二十二

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

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自二郡至三郡

亦如之三年二月宋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

史宋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物情亦不

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

籤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遠近

赴之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知之陰為之

備會夏口關鎮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

心居之乃以晉熙王燮為刺史而以王奐為

長史行事燮始四歲宋主之弟也復恐其過

尋陽為休範所留使自太泐徑去休範大

怒密與公輿謀襲建康奐景文之子也

谷渾寇魏遣兵討降之○魏以孔乘為崇

聖大夫

乘孔子二十世孫也

秋七月魏制河南六州

賦灑

一斤收絹一匹綿三十石

冬十月武都王楊僧嗣

卒弟文度立降魏○宋尚書令袁粲以母喪

去職

詔以衛軍將攝職粲辭

十二月朔日食○柔然侵

魏○魏州鎮十一水旱

宋元徽二年夏五月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

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

休範反帥眾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稱揚運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

罪

被戮請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

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

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復無委積求

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外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

遂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

遣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執愈盛衆皆失色休範

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仗大呼稱降休範

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送詣臺道逢南軍送

者棄首於水擬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

聖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二一四

文

騾攻新亭甚急道成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
息會丁文豪破臺軍進至朱雀桁黑騾遂北
趣之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勔於
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執道隆怒曰
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耶勔不敢復
言道隆趣勔進戰勔戰敗死黑騾等乘勝度
淮道隆走還黑騾追殺之黃門侍郎王蘊重
傷而踣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白下石
頭之衆皆潰先是月犯右執鬻太白犯上將
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
災青之來避何可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
宅名東山罷遣部曲蕭道成謂曰將軍受顧
命輔幼主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
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褚淵弟澄為撫軍長
史開東府門納南軍擁安成王準據東府中
書舍人孫千齡開門出降宮省恒擾衆莫有

莊八 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二十五 文

關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
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
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
休範已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
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等
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
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
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
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騾文柔然遣使
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

如宋○六月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

淵劉秉更日入直 宋荊州刺史沈攸之等攻

江州克之 休範之反也沈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顛沛勤

王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徐郢湘魏罷門房之

誅魏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

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始罷門房之誅

魏太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

退貪諸曹疑事舊多奏決又口傳詔救或致

矯擅至是命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為

疑奏合則制可違則彈詰盡用墨詔由是事

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

年羣臣頗以為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

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

者以因圍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矜

恕爾由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

赦令長茲故自延秋七月柔然寇魏燉煌

興以後不復有救柔然

寇魏燉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燉煌僻遠

介者二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徙之涼州羣

臣皆以為然給事中韓秀曰燉煌雖逼疆寇

然人習戰鬪足以自全而能隔閡二虜使不

得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

去燉煌千餘里防邏甚難二虜交通騷動涼

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重遷或九月宋

招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以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為尚書令劉

秉為丹陽尹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淵以

言於朝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為朕肱大郡王

蘊力戰幾死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

淵甚慙乃以蘊冬十一月宋主冠初宋主昱

魏燉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燉煌僻遠

介者二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徙之涼州羣

臣皆以為然給事中韓秀曰燉煌雖逼疆寇

然人習戰鬪足以自全而能隔閡二虜使不

得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

去燉煌千餘里防邏甚難二虜交通騷動涼

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重遷或九月宋

招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為湘州刺史

喜怒乖節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即位
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
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
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管署巷陌無
不貫穿或夜宿客舍或晝卧道傍排突
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魏建

安王陸敬卒 貞諡曰

宋元徽三年春三月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

二州軍事敬兒請為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

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制之恐非公之利也
道成乃以敬兒鎮襄陽攸之恐其襲己陰為
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甚至攸之以為夏
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北齊書

道暹傳目本三

二一

便

六月魏初禁殺牛馬○宋南徐刺史建平王

景素有罪奪官 景素孝友清令服用儉素好

愛之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為長宋
主凶狂失德朝野皆屬心焉揚運長等欲專
權執不利立長君陰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
勸景素舉兵參軍江淹獨諫之景素不悅人
或告之運長等即欲發兵討之袁粲等以為
不可景素亦遣世子詣闕自陳乃奪景素征

北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

宋元徽四年夏六月魏太后馮氏進毒弒其

主弘復稱制以王叡為尚書令 初魏尚書李

丙辰

乙卯

親善後訢為相州刺史受賂為人所告敷掩蔽之魏太上前聞之檻車徵訢案驗當死時敷弟奔得幸於馮太后太后上意已踈之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訢謂其婿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恩踰同主情所不忍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攸曰何為為人死也有馮闡者先為敷所敗今詢其弟敷陰事可得也訢從之令范擲條列敷事三十餘條有司以聞太上怒遂誅敷奔訢得減死論未幾復為尚書馮太后由此怨太上至是密行鳩毒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以馮熙為太師中書監熙以外戚固辭乃除洛州刺史顯祖祔廟執事之官故事皆賜爵秘書令程駿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親賢或因功伐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為長世之濼乎太后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古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二十八 亮

典正言豈得但脩故事而已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焉太后所幸官者王琚符承祖等皆依執用事官至僕射爵為王公賞賜巨萬太卜令主歡得幸於太后超遷尚書秘書令李冲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叡輒以丕等參之自以失行畏人議已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寵臣小過笞箠或至百餘尋復待之

宋加蕭道成左僕射劉秉中書令

秋七月宋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乃與參軍殷灞等謀為自全之計遣人往來

丁巳

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將軍黃回等皆與通謀
至是羽林監垣祗祖帥數百人自建康奔京
口云京師已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據京
口起兵揚阮遣將軍任農夫及黃回等將水
軍以討之道成知回有異志又命將軍李安
民等與之借回不得發遂拔京口擒景素斬
之黨與皆伏誅

宋順帝準昇明元年春正月魏略陽氏作亂二

月討平之○三月魏以東陽王丕為司徒○

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

成王準自為司空錄尚書事宋主昱自京口既平驕恣尤甚

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鋌矛逢無免者民間擾

懼行人殆絕鉞推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

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

謀因其出執而廢之覺被殺太后數訓戒

昱昱欲酖之未果嘗直入領軍府道成畫卧

歛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髀箭射中其齊投

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

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

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功曹紀僧

真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
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道成然
之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青冀刺史劉善明
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公神武高世唯當靜
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
自貽猖蹶慶道成乃止越騎校尉王敬則潛旨

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揚王夫
揚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
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
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王夫萬年刻其首奉伯
袖之稱敕開門出與敬則敬則等從入宮殿中聞
道成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入宮殿中聞
昱已死咸稱萬歲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
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
秉未荅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
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讓
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刃跳躍曰天下事
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刃仍
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湏及熱
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
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秉出逢從弟韞問曰
事當歸兄邪曰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

聖
八

道鑑綱目卷二十一

三

太

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遂以太后令數昱罪
惡追廢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
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時年
十一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
出鎮東府劉秉爲尚書令袁粲鎮石頭秉始
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君之則天下無變既
而道成兼揔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
素相憑附秉粲閣手仰成矣粲性冲靜每有
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魏詔
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日受命魏詔

工商賤族有役者止本部丞○九月魏更定
律令○宋封揚王夫等二十五人爵有差○

冬十月武都王楊文度襲魏仇池陷之○魏

殺其徐州刺史李訢

訢事顯祖為尚書信用

降人以色假人以財輕德義而重執利聽其

言也甘察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不

從訢與尚書趙黑有隙發其罪黑坐黜為門

士黑恨之寢食為之衰少踰年復入領選白

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為徐州擿知太后怨訢

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至問狀引擿證之訢

曰汝受我恩何忍誣我擿曰擿受公恩何如

公於李敷公忍之於敷擿何為不忍於公訢

慨然嘆曰吾不用瑛言悔之何及黑復十一

於中構成其罪誅之然後寢食如故

月魏懷州亂討平之魏懷州民伊祈苟作亂

其城張白澤諫曰凶渠逆黨盡已梟夷城中

豈無忠良仁信之士奈何不問白黑一切誅

之乃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

成初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

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為王陵死不為賈充生

然亦未暇舉兵張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

足下既初道成以世子曠行郢州事修治器
械以備收之及徵曠為左衛將軍曠乃薦司
馬柳世隆自代謂曰收之一旦為變焚夏口
舟艦必未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少
矣及收之起兵曠行至尋陽眾欲倍道趨建
康曠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屯湓口
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
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
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執援不可以小
事難之苟眾心齊壹江山皆城隍也曠乃奉
晉熙王燮鎮湓口道成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

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蘊湘州刺史王

深相結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

伯興等皆與通謀道成初聞收之事起往

三二

應

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伯興為直閣黃回等
軍將軍入直門下省上伯興為直閣黃回等
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共之劉韞為領
我入臺何辭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
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難與挂陽時不異劫
請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
乃入臺何辭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
軍將軍入直門下省上伯興為直閣黃回等
諸將皆出屯新亭初褚淵伯興為直閣黃回等
道不起粲往譬說淵乃從及粲遭憂淵譬說
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至是淵謂道成
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
定將以告淵眾謂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豈
容大作同異乃以謀告淵淵即告道成道
成遣軍主蘇烈薛淵等助粲守石頭淵曰不
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
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

但努力無多言又以三敬則為直閣與伯與
共摠禁兵擊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
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等
並赴石頭本期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
即東裝盡室奔石頭擊驚曰何事遽來今敗
矣道成聞之使王敬則殺韞及伯興蘇烈等
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走歎曰事不成矣道
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
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
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僧
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
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
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
為追者所殺黃回遂不敢發粲簡淡平素無
經世材好飲酒善吟諷身居劇任不肯當事
主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卧門無

談八 道後個 夫七一 二二二 年

雜實物情不接故及於敗裴子野曰袁景倩
民望國華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茲權不
足以勵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九鼎既輕
三材將換區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辭蓋
蹈匹夫之節而沈攸之攻郢城不克攸之至
無棟梁之具矣沈攸之攻郢城不克攸之自
恃兵彊有驕色主簿宗嚴之勸攸之攻郢城
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
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
本則郢城豈能目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
自將大將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
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
能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楊運長出守宣
克無在禁省者矣沈約曰夫人君南面九重
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闈之任宜有司

戊午

戊午

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
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
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其身卑位
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以其身卑位
薄權不待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
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執傾天下未之
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憚
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
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魏拔葭蘆斬楊文
勦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度以其弟文弘為武都王○宋蕭道成自假

黃鉞出頓新亭道成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
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

不在眾寡公雄武有奇畧寬容而仁恕賢能
畢力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

志銳而器小有威而無恩士卒解體搢紳不
懷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三敗也雖材

狼十萬終為我獲必矣行南徐州事劉善明
言於道成曰依之苞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

險躁才非持重而起事累旬遲回不進一則
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

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遠掩襲夫備
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

耳鳥

宋昇明二年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走死蕭

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攸之盡

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
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

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三十四

定

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令軍中
曰軍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咸有異計劉
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納之攘兵燒營而
去攸之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
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散軍更相
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
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誅其
子孫攸之將至聞敬兒已據城士卒皆散乃
縊而死初荊州參軍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
之為榮鞭殺錄事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司
馬或說之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如此一朝緩
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
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
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
何難得命斬之榮懼笑而去榮客程邕之抱
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其死乞先見殺兵

三八
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三五
太

人以告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乃先殺
邕之而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蕭道成還鎮
東府以其子曠為江州刺史嶷為中領軍加
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褚淵
為中書監司空吏部郎主儉神彩淵曠好學
博聞少宰相之志道成以為長史待遇隆
密事皆委之夏四月宋蕭道成殺南兖州刺史黃
回回不樂在郢州固求南兖遂帥部曲輒還
回因改受之蕭道成以回終為禍亂召入東
府殺之以蕭映
行南兖州事
五月魏禁宗戚士族與非類

昏偶
制以違
論
○秋八月宋禁公私奢侈
蕭道成
大明

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二尚方彫飾宋
器玩又奏禁民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

以蕭蹟為領軍將軍蕭巖為江州刺史○九

月朔日食○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

殊禮蕭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朓屏人

兒取燭遣出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朓莊

之子也王儉知其指它日請間言於道成曰

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

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

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也

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

持父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

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

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

微示變革然當先令褚公知之少日道成造

褚淵歎言移晷乃曰我夢得官淵曰今授始

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道成還以告儉儉

曰褚未達耳即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

成謂所親任選曰褚公不從奈何選曰度回

惜身保妻子非有竒才異節選能制之淵果

無違異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

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

冬十月宋以蕭映

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為南兖刺史蕭晃為豫州刺史○十二月魏

太后殺其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

太后忌之誣以南叛殺之太后以猜嫌所更

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魏人尤冤

惜宋定音樂

尚書令王僧虔奏朝廷以宮縣

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垂雅體

之

之

之

己未

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中庸和雅莫近於斯而

情變聽移亡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煩淫無

極宜命有司悉魏以高允為中書監高允以

加補綴從之魏以高允為中書監老疾告

歸鄉里尋復以安車徵至平城拜鎮軍大將

軍中書監固辭不許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

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春正月宋以蕭

道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蕭

嶷為荊州刺史蕭曠為僕射○宋以謝朓為

侍中太傅道成以朓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

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

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

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三月朔

悅以朓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三月朔

日食○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

以十郡為齊國官齊公道成殺宋臨川王綽

爵禮儀並放天朝齊公道成殺宋臨川王綽

通鑑綱目卷二十七

漢

三二七

漢

時楊運長為道成所殺綽義慶之孫也以凌

源令潘智與運長善遣人說之曰君先帝舊

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執豈得父全若招

合內外計多有從者智以告道成道成殺之

齊以王儉為僕射宋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

齊官道成不許以王儉夏四月齊公道成進

為僕射時年二十八爵為王

增封齊王道成殺宋武陵王贊○齊

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楊

以褚淵為司空

宋主下詔禪位于齊而不肯

懼自帥闈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收

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官耳官先

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

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

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

曰有伺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

自應有何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使朓稱疾

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

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

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

以壽為權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

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兩泣司空

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官勸進淵從弟炤謂淵

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

復何謂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為汝陰王築

官丹陽置兵守衛以褚淵為司空賀者滿座

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

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

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

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裴顛上表數齊主

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殺之太子曠請殺謝朓

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

之因事廢于家齊主問為政於參軍劉瓛對

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

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

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以其子

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疑為揚州刺史○齊主令羣臣言事

齊主命羣臣各

言得失淮南宣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苛政以崇簡易交州險遠夫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郎崔祖思言人不學則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今無負之官空受祿力宜開文武二學令限外官各從所樂依方習業廢惰者遣還故郡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習侈靡且褒進朝士之約素清脩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旁午公私勞擾聞喜公子良極陳其弊以為臺有承須但明下詔敕為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違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宜悉

魏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三十九

太

停之負外散騎劉思效言宋自大明以來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貪小民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今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齊主皆加褒賞或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尋詔魏罷二官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魏罷

使防邏街術執誼鬪者而齊褚淵王儉等進

爵有差魏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

氏遑恤國家點尚之孫也五月齊主道成

弒汝陰王滅其族或走馬過汝陰王之明衛

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

劉澄之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故遵考之族

獨得齊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齊主謂崇祖曰吾新得天

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魏葭蘆

鎮主楊廣香降齊○齊主立其世子曠為太子

子諸子皆為王○秋九月魏隴西王源賀卒

宣謚曰齊以王玄邈為梁州刺史初晉壽氏李

氏寇梁州刺史范柏年說降之及朝廷遣土

玄邈代柏年詔與烏奴俱下烏奴勸柏年不

受代柏年計未決左衛帥胡諧之嘗就柏年

求馬不得諧於齊主曰柏年欲據梁州齊主

使南郡王懋誘柏年殺之烏奴叛引氏兵為

寇玄邈誘擊破之初玄邈為青州刺史齊主

在淮陰為宋太宗所疑欲北附魏遣書結玄

邈玄邈長史房叔安曰將軍居方州之重無

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而死

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乃不荅書及罷州還

至淮陰嚴軍直過至建康啓太宗稱道成有

異志及齊主為驃騎引為司馬玄邈甚懼齊

主待之如初賞叔安忠魏遣梁郡王嘉奉丹

楊王劉昶以伐齊魏遣將奉昶伐齊許昶以

于魏使高允議定律令是歲魏詔中書監高

老志識不棄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

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繕朔望致牛

庚申

酒月給衣服綿綃入契丹入附于魏契丹莫

見備凡杖問以政治契丹入

于帥部落萬餘口入契丹入附于魏契丹莫

附于魏居白狼水東

齊建元二年春二月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

魏太和四年春二月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

還魏梁郡王嘉與劉昶攻壽陽將戰昶四向

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

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佛狸入寇城外

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

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

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

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

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

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人

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

果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

千數魏人馬溺死以齊檢定民籍宋自孝建以

簿籍訛謬至是詔黃門郎虞玩之等更加檢

定玩之上表以為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

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

取正必在勤明令長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

籍為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齊置

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從之齊置

巴州齊以羣蠻數為叛亂分荆益置巴州以

十縣千四齊以蕭鸞為郢州刺史齊昌侯鸞

百八十五齊以蕭鸞為郢州刺史齊昌侯鸞

生之子也早孤齊夏五月齊立建康都墻晉

主養之恩過諸子夏五月齊立建康都墻晉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四十一

以來建康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至是改
立都墻齊主又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
立符伍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
輻湊若必持符則事煩而理不曠謝安所謂
不爾何以為齊甬城汝南降魏○九月朔日
京師也乃止

食○柔然遣使如齊○魏攻朐山齊人擊敗

之魏梁郡王嘉圍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大破魏師臺遣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

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魏師望見遁去冬十月齊以何戢為吏

部尚書齊主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見不宜過多且與儉已左

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帖魏徐兖州

以驍游足矣乃加戢驍騎將軍

民作亂遣兵討之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常思歸江南齊主多遣間謀

誘之於是徐兖之民所在蠶起聚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為主魏遣尉元薛虎子等討之

十一月齊制病囚診治之灋丹揚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

承有上湯殺囚名為救疾實行寬累愚謂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

視然後處十一月齊以楊後起為武都王

治從之十二月齊以褚淵為司徒

難當之淵入朝以

孫也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祥好文學性剛踈撰宋書譏庠禪代王儉以聞徙廣州卒太子宴朝巨右衛率

辛酉

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突曰沈

率醉魏封王叡為中山王叡既進爵置王官

名士又拜叡妻為妃

齊建元三年春正月魏人圍甬城齊擊敗之

魏人侵齊淮陽圍軍主成買於甬城齊遣將軍李安民周盤龍等救之買力戰而死盤龍

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

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二月

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魏師敗退

齊

齊敗魏師于淮陽

○

魏沙門

灋秀以妖術惑衆謀作亂於平城收掩擒之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

之日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而死所連及百餘人皆以反灋當族王叡

請誅首惡宥其餘黨太齊罷南蠻校尉官

之際荆州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刺荆湘始領之嶷罷更以王

免為之免辭曰西土戎墟之後瘵毀難復今又割撤大府制置偏校不足助實交能相弊

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夏五月鄧至

倍文案滋煩國計非允遂罷之魏王叡卒

病太后屢至其家及卒贈謚立廟文士作諶者百餘人及葬自稱姻舊縷經哭送者千餘

壬戌

人魏主以獻子秋七月朔日食○齊遣使如

魏宋昇明中遣使者殷靈誕荀昭先如魏靈

是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劉昶

元僧朗於靈誕下僧朗不肯就席靈誕遂與

喪并靈誕等南歸昭先九月魏徐兗州平以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魏尉元薛虎子克五固

以虎子為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縮自隨

穀彭城今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縮人

損費今徐州良田十餘萬頃水陸肥沃清汴

置屯田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縮斲時之耕足

充數載之食於後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執魏

主從之虎子為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

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吐谷渾王拾寅卒

子度易侯立○魏新律成凡八百三十二章

大辟二百三十五

雜刑三百七十一

齊建元四年春三月齊以張緒為國子祭酒

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縮市牛可得萬頭興

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縮斲時之耕足

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執魏

下邳太守以賊汙為虎子所案告虎子與江

推案果虛詔二人皆賜死

吐谷渾王拾寅卒

子度易侯立○魏新律成

凡八百三十二章

大辟二百三十五

雜刑三百七十一

壬戌

置學士二百人齊主道成殂太子隕立齊主召褚淵

輔太子而殂太子即位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曰留此正長

病源即命擊碎仍按檢有何異物皆隨此例

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齊以褚淵錄尚書事王儉為尚書令王奐為

僕射豫章王嶷為太尉○魏罷虎圈魏主臨

曰虎狼猛暴捕之傷人無益有損其勿捕貢夏六月齊主立其子

長懋為太子○秋齊南康公褚淵卒淵卒世

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綦屏居墓下終身齊罷國子學國以

也哀故魏以李崇為荊州刺史魏以荊州巴氏

刺史發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

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湏一詔而已不煩

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

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

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境交

和無復烽燧之警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

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

主始親祀七廟

魏主將親祀七廟命有司具儀灋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

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親之

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由冬十一月魏

是盜無不獲其後諸州皆效之

癸亥

齊世祖武帝曠永明元年魏太和七年

春齊復郡縣官田秩小

滿限

詔以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

斷謂之小滿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夏四

月齊殺其尚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

齊主

之為太子也自以年長與創大業朝事率皆

專斷所信任左右張景真驕侈僭擬內外莫

敢言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為太祖所親厚密

以啓聞太祖怒命檢校東官宣敕詰責使以

太子令收景真殺之齊主憂懼稱疾月餘太

祖怒不解王敬則扣頭啓曰官有天下日淺

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官解之

因宣旨裝束太祖不得已至東官召諸王宴

盡醉乃還伯玉由是愈見親信而齊主深怨

之

結指伯玉以屬齊主至是齊王誣崇祖招

月魏主之子恂生魏主後宮林氏生子恂馮

氏死自五月齊殺其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

撫養之五月齊殺其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

一脚初為南陽守妻尚氏夢一手熱為雍州

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齊主聞而惡之

會有人告敬兒貨易蠶中疑有異志會齊主

於華林園設齊於坐收敬兒敬兒脫冠貂投

地曰此物誤我遂殺之敬兒女為征比詔議

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楊尹李安民曰柱年

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啓之

收付廷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

尉賜死初齊主以侍中王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

夫行登三事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儉作長梁

齊制度小過僧虔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

之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

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皇僧

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

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

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羨僧虔

必為長者位至公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微

台已而皆如其言齊遣將軍劉纘如魏纘屢至魏馮太

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襁之何益定

朔日食○魏始禁同姓為昏○魏秦州刺史

于洛侯有罪伏誅洛侯性殘酷刑人或斷腕

有司劾之魏主遣使至州宣告吏民然後斬

之齊州刺史韓麒麟為政尚寬從事劉普慶

說曰公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

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

民不犯灋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

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漸懼而退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七



